

回到獨木橋，面向眾生——吳冠中先生遺愛香江

撰 司徒元傑

追思會

2010年6月25日，吳冠中先生於北京溘然離世，他生前曾表示「死後不要開追悼會、不要瞻仰遺容、不要留骨灰」。先生孑然一身，伴他而去的，是枕首的一本《我負丹青——吳冠中自傳》；遺愛人間的，是他的藝術和精神。8月29日，是吳冠中先生九十一歲的冥壽，北京清華大學舉行了一次莊重而感人的追思會，同時宣佈成立吳冠中藝術研究中心。我被邀為中心的學術委員，並以香港代表身份在追思會上發言。站上講台，我向先生的遺像致以最崇敬的鞠躬，然後讀出講辭：

香港藝術館現正展出的「獨立風骨——吳冠中捐贈展」，是吳先生在世時最後一個展覽。¹（插圖 1）他特別為展覽親筆題辭：「獨木橋頭一背影，過橋遠去，不知走向何方。六十年歲月流逝，他又回到了獨木橋，老了，傷了，走上橋，面向眾生。」六十年前，1950年，先生從巴黎乘船途經香港，再坐火車回國。他當日上車的尖沙咀火車站，就是今天香港藝術館所在地點，也是收藏和展覽他前後共四次無私捐贈作品的地方。（插圖 2）藝術館第一次為先生舉辦展覽是在 1995 年²，當時是以他作為二十世紀畫壇、代表創新方向最重要的一位畫家。2002 年第二次的展覽更別具意義³，我們布展時把先生的三件作品放在一起：〈雙燕〉、〈秋瑾故居〉、〈憶江南〉（插圖 3-5），以說明他的「風箏不斷線」從具象到抽象的藝術觀點。先生對此大表驚訝和感動，認為我們能看透他的創作心路歷程，結果他把這三幅作品，包括他自己認為最具代表性的〈雙燕〉，連同其他畫作一併捐贈給我們，成為香港藝術館最經典的鎮館之寶。有畫家朋友說：「到巴黎羅浮宮，就要看〈蒙羅麗莎〉；到香港藝術館，就要看〈雙燕〉。」吳先生為我們創造的另一個經典，就是他的第一次為數百位觀眾公開示範寫生，當時還有電視直播，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回響。今天，仍見一些藝術愛好者站在同一地方模仿吳先生寫生，成為香港的一個文化景點。

今年 3 月開幕的這次展覽，先生因為身體健康欠佳而未能來港，於 5 月份我便把展覽的情況——特別是先生所期望「群眾點頭、專家鼓掌」的熱烈反應——向先生呈上一份圖文並茂的報告。6 月初，吳先生提出再增加捐贈我館五幅畫作，包括他入院就醫前的四幅作品。6 月 25 日黃昏，我們在藝術館舉行接收這第四次捐贈的新聞發佈會，而吳冠中先生溘然於當晚與世長辭！他剛剛送給我們的作品竟然成為他遺贈香港的絕筆之作！這令我們藝術館、廣大香港市民感到無比震驚、悲痛和惋惜。香港差不多所有

報章均用了大標題、全版報導吳先生逝世的消息；而特首曾蔭權先生、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等主要官員，均向吳先生家人發出了慰問信；香港藝術館至今收到二千三百多份觀眾的感想和悼念留言，並已有超過十六萬觀眾參觀了展覽。這是香港前所未有，對一位藝術家作出如此高度重視和深切悼念。

香港市民對吳冠中先生的尊崇和懷念，不單是因為他的藝術和捐贈。最重要是他遺愛人間的一份高尚情操：是被他的整個生命、精神和人格深深感動。如先生的名言「風箏不斷線」，永遠連繫著大家的心靈與感情；並牽引著我們對藝術和人性「真、善、美」這普世價值的追求。

衣帶漸寬終不悔

吳冠中先生與我們香港原是非親非故，最早結緣乃始於 1950 年他從巴黎乘船回中國，當時國家已被圍堵海禁，歸國之途只得經過英治下的香港。在毅然作出回國決定時，先生寫了一封信給他的老師吳大羽：

我的心，生活在真空裡。陰雨於我無妨，因即使美麗的陽光照到我身上，我也感覺不到絲毫溫暖……踏破鐵鞋無覓處，藝術的學習不在歐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師們的畫室，在祖國，在故鄉，在家園，在自己心底。趕快回去，從頭做起……⁴

先生在一輯電視專訪中，憶述當他第一眼在水平線上看見這片祖國南隅之地，百感交集，眼淚即奪眶而出。⁵

當日，吳冠中先生踏過香港這條獨木橋，往北走向未知，卻把他送往一條充滿苦難的荊途。六十年過去，先生又回到橋上，透過「獨立風骨」展覽以其藝術的大成就和無私的大奉獻面向眾生。今年初，藝術館與香港電台合作，為這次展覽製作一套電視紀錄片，先後多次在北京進行採訪拍攝，其中曾訪問吳先生對回國後這段坎坷經歷的感想，他堅定激昂地回答：「我還是不後悔！」誠然，先生很早已跟我們明言，他對自己獨上高樓的抉擇始終無悔。藝術館在 1995 年舉辦「二十世紀中國繪畫——傳統與創新」展覽暨國際研討會⁶，吳先生以〈藝術家所起教化作用〉為題在會上發表演講，他說曾經有不少朋友和讀者對他過往的際遇深表同情和鳴不平，但他自己認為：

……倒感到我逢上了極大的幸運，這是特定歷史的賜予，別人不易碰到這樣的機遇。青年時考上公費留學，到巴黎學習，太難得了，在當時彷彿中了狀元……我陶醉於西方藝術，尤其是現代藝術……飽餐了三年。返國後，情況大變，在各種壓力下我如被埋入深土，但堅持默默工作，踏遍祖國的角色落落，窮鄉僻壤，體會到土地的芬芳與人民淳樸的心腸。排除了名、利的干擾與誘惑，寂寞耕耘了三、四十年，一味追求自己的藝術理想，漫長歲月中與外界完全隔絕了，過著孤陋寡聞的生活，但卻是地地道道土

生土長的年華。⁷

先生正是在祖國大地的崇山峻嶺、森林、田野、鄉間道上，「靜聽點、線、面的交響……追尋自己的繪畫天地」。但當一切文藝已完全淪為政治服務的工具，繪畫只講求表現「紅、高、亮」的革命意識形態，在這氛圍下先生追求形式美的作品注定要被排擠、批判和打壓。文革後，他又要面對不少保守勢力的阻撓，「當中有很多不公平、很多泡沫、人性的扭曲」。⁸ 歲月流逝，他確實是「老了，傷了」。

回想當日我為先生敷紙揮筆題辭的情景，至今仍歷歷在目：先生目光凝重，像在回憶著已往的風風雨雨，握筆因過於著力而微作顫抖，寫出他自己最後一個展覽的題辭。（插圖 6）先生行筆有力，撇捺尤見蒼勁鋒利，如 2002 年先生在香港藝術館書寫的名言「風箏不斷線」，筆劃之間滲透著一股錚錚風骨。我問先生如何評價這「傷了」，他稍頓沉思，只答道：「六十年，我的骨頭一樣硬！」先生對於自己理想的堅持，未嘗作出半點退讓，這又教我想起他 1995 年的演講：「正因堅信自己的感情和感覺，才敢於決不向強加於我的藝術觀屈服。真理在，『那怕你銅牆鐵壁，那怕你皇親國戚。』」⁹「獨立風骨」展覽的命名，正是先生這高尚情操的寫照。

抽象、超越

吳冠中先生今次捐贈我館的這批晚年作品，表現手法益趨抽象，對此他有所闡釋：

看畫不管具象不具象，一定要有意境，這個意境、感情、智慧，是最深刻的東西。因此我到了晚年，對有形象的東西愈來愈看不上，形象只是借來表達我的思想、感情，所以晚年更往抽象裡走。¹⁰

知乎此，我們可從這些作品中體會先生晚年的思想和心境，其中 2009 年的幾幅作品明顯是蘊藉或宣示著一種飽歷風霜、老而彌堅的自況情懷。

〈補網〉（插圖 7）是油畫作品，先生曾繪畫兩幅相若的水墨畫，靈感均來自 1982 年的溫州漁村寫生。他當時著力於畫面的表現效果：推敲如何透過伏臥在水泥曬場上如巨大蛟龍的漁網，「將其運動感和音樂感抽出來」。同一題材，發展至這晚年的油畫版本，先生則有這樣的體會和演繹：「將軍未掛封侯印，腰下常懸帶血刀。漁網在海中是戰鬥的將軍，今躺臥沙灘，任人擺弄，英武身段啓人造型美感。」¹¹ 作品雖同樣秉承著美感的表達，但卻被畫家賦予了有血有肉的象徵意義和靈魂。中國繪畫題材不少是充滿寓意，如傳統的梅、蘭、菊、竹，但吳冠中先生則以其慧眼和睿智，在現實生活中挖掘出補網這題材，及其蘊含獨特的「形」和「意」。這「意」是他用了二十七年時間淘煉出來的。〈變異〉（插圖 8）則是較具實驗性的隨意之作，先生給我們寫的解說：「是貓是虎，兇暴溫良，童年所猜，老來反思，形態變異，人情扭曲，夢裡寰宇。」寥寥數語，既道盡人生滄桑，又戳破世態之炎涼；散發著一股老酒的醇厚卻又帶苦澀的味道。

對苦澀的感受，吳冠中先生曾說：「苦，永遠纏繞著我，滲入心田。」他在 2002 年捐贈給我們的油畫作品〈苦瓜家園〉（插圖 9）有此畫語：「多少事，光環與花圈，都靠苦瓜修成正果。苦瓜不苦，我曾題四字：嚼透黃連！」瞭解先生的生平和際遇的觀眾，讀來無不心靈悸動、蕩氣迴

陽。吳冠中 2000 年後的創作不少是以詩意手法托物抒懷，對線條性強烈的花木尤其獨愛，最多見是紫藤、樹根、漢柏等。先生嘗道：「從具象的紫藤之糾葛發展到抽象的『情結』，縱橫交錯，上下遨遊，線在感情世界中任性奔馳。」¹² 看花不是花、看樹不是樹，這些具象作品實際表達的是一種抽象的情結、一種對生命的回顧和反思。翟墨先生更明確指出了吳冠中「感慨於自己年華的流逝就更崇拜年華，他筆下的花草比過去有著更為青春勃發的生命」。¹³

荷花是吳冠中先生經常繪畫的題材，〈拋了年華〉（插圖 10）是晚年的代表作。傳統繪畫荷花多以數株為主，而甚少出現一整片的荷塘景象，吳冠中是罕有表現萬頃荷田的畫家。此橫幅作品則仍以荷塘一角入畫，枯萎的莖葉化作濃淡水墨的線條和塊面，相互交錯穿插，強調平面切割，予人更純粹的視覺元素觀感。然而，這形式美的背後卻又同樣是畫家「文以載道」的晚年表述。荷花對先生別具沉重意義。在文化大革命烏雲壓頂的歲月，先生蝸居於北京什剎海旁邊的「大雜院」——這裡亦是日後創作〈雙燕〉的地方。一個隆冬，先生躑躅到附近的北海公園，有記：

〔我〕見水面都早已冰凍三尺，但高高矮矮枯殘的荷葉與枝條卻都未被清理，烏黑烏黑的身段，像一群挺立著的木乃伊。齊白石畫過許多殘荷，但何曾表現出這一悲壯的氣氛呢，這使我想起了羅丹的雕塑〈加萊義民〉。強烈的慾望驅使我要畫這冰凍了的荷屍……我曾以為冰凍的荷屍正是自己的寫照呢！¹⁴

一向是富於詩意和畫家趨之若鶩的荷花題材，在吳冠中眼裡卻成為殉道了的「荷屍」。時光荏苒，先生晚年經常與老伴散步於龍潭湖公園，寒冬料峭之時，他仍會藉湖面的殘荷勾沉這悲壯的景象。我們攝製隊為配合吳冠中先生的紀錄片，亦特別前往拍攝大雜院、什剎海等相關場景，在龍潭湖捕捉了這撼人的「荷屍」畫面（插圖 11）。先生為〈拋了年華〉寫下的畫語：「樹老根出，荷老枝折，寧折毋屈，不惜年華。」這種不因年華逝去而屈服於時弊的堅持，是先生對大時代、大苦難擲地有聲的回應。以植物寄意暮年思緒，也見於〈晚涼〉和〈晝夜〉二作（插圖 12-13）。前者逸筆塗抹、恬淡舒雅，是畫景也是心境，如先生所言：「青春遲暮，欲念淡淡，晚涼天氣。」吐露另一種的夕陽感觸。吳冠中先生從九十年代開始，作品出現了對宇宙洪荒思考的題材；反映出一種超越自己、地球和宇宙的探索。〈晝夜〉中碩大烏黑的樹幹，頂天立地佔去大幅畫面，粗糙油彩著筆不多而塑造出君臨天下之氣概。大樹矗立於日夜之間，構境奇詭。原來這是吳冠中晚年對生命、哲理思考的圖像表述。他曾道：

旭日東昇，夕陽西下，雖相隔只十二小時，但她們永遠不會相見。有一日她們真碰面了，那是青春與遲暮的擁抱，人之始與人之終的交接，父與子的繼承。太陽，獨自悠悠在寰宇旋轉，無端被晨曦和夕陽各分了一半，難道只是緣於對人生朝暮的呼應？

吳冠中先生這超越性和富於哲理的人生宇宙觀，揭示了他晚年更高遠博大的視野。誠然，越看吳冠中的晚期作品，越像品讀詩文，滿盈著人情之練達；我們更需用「心」去「讀」，方可感悟他從煉獄昇華出來「念天地之悠悠」的胸懷。

絕筆遺贈

吳冠中的名字已經被銘刻在中國藝術史豐碑上當眼之處。他一整批、一大批的珍貴作品捐贈給各地公家博物館的舉措，更為未來的藝術發展、研究及教育作出莫大貢獻，影響至為深遠。最教我們感動的，當然是先生捐贈予香港的四幅絕筆遺作：〈巢〉、〈夢醒〉、〈休閒〉、〈幻影〉（插圖 14-17）。另有一幅作於 2001 年的〈朱顏未改〉（插圖 18），這是先生長期張掛於家中最後保留的一件作品，他特地囑咐家人把它除下，一併贈予香港藝術館。吳先生原來已預感到這幾幅在他入醫院前繪畫的作品，可能是他最後的創作了。在北京接收這批捐贈時，遵醫生囑不宜探訪，我便託先生的長子吳可雨代勞，把五份文件呈交先生簽署。吳可雨先生事後告之，他父親當時臥在病牀，左手緊按文件，努力用意志控制不斷顫抖的右手，一筆一劃，時寫時停，極慢地完成了五個簽名——把他人生最後的創作託付給我們香港藝術館！（插圖 19）聽者心酸、聞者動容！這幾幅作品，不論是〈夢醒〉中的荷花、〈休閒〉中的紫藤……最難能可貴是吳冠中先生最後的澄懷觀道之作，是與我們話別的至深情和珍重的遺贈。

攝製隊採訪清華大學的追思會後，得到吳可雨先生的同意再往吳冠中先生家裡拍攝。在先生狹小的畫室裡，靠窗的牆角放置了他用書本、木板搭建出來的一張「畫枱」，這便是他最後繪畫的地方（插圖 20）。鋪在上面的一幅畫氈、牆壁上與及調色碟上滿佈斑駁的墨漬和綠、黃、紫紅為主的色點，是先生的創作遺痕（插圖 21）。睹物思人，想起先生及他的創作。這三種主要顏色的色點大量見於先生不同時期的作品，是吳冠中鮮明藝術特徵的重要構成。先生既用這些色點表現高度概括、簡練的具象之物，如早期作品所見，穿插於江南民居的點景人群、曬晾衣物等；也恆常使用作為一種形式美的抽象視覺元素，以表現畫面的氣韻、律動和節奏。這與傳統中國畫的點苔——既是表現具象的樹叢、樹葉，也是一種抽象的「點醒」元素——具有異曲同工的功能。凝望這些墨漬、色點，腦海中不禁浮現出先生自 1995 至今年所捐贈給我們的多幅作品：〈老樹叢林〉、〈水巷〉、〈都市之夜〉、〈維港寫生〉、〈東風開過紫藤花〉、〈魂兮歸來〉、〈墨海銀絲〉、〈朱顏未改〉等（插圖 22-26）¹⁵，均負載著先生這些至死不渝地追求的形式美元素。特別是〈朱顏未改〉，作品已精煉至純粹的視覺符號，成為畫家藝術風格的一種標誌。吳冠中先生曾說他是把李煜詞的悲愴轉化成畫之美感，為此寫過一篇短文：「李煜哀痛地思念他失去的豪華宮殿：只是朱顏改。流水留不住落花，落花留不住紅，誰也留不住紅。我濃抹重彩，一味顯示朱顏未改，或朱顏不改。」¹⁶ 這不單是先生的藝術畫語，也是他的生命宣言。

吳冠中的朱顏，確實是永恆長存於他的畫作中，他亦曾說要看他就到他的作品裡找。而對於告別，先生嘗引用他的老師吳大羽的一句話：「懷有同樣心願的人無別離。」因此，吳冠中先生與所有認同和喜愛他的藝術，與及敬重他人格的觀眾們，並無真正別離。

「群眾點頭、專家鼓掌」

吳冠中先生離世後，我們沉痛地立刻重組「獨立風骨」的展覽內容，加入先生的絕筆遺贈，並延長展期至 10 月 10 日以示悼念。同時，舉辦了各項追思講座和活動，又補充製作一輯更詳盡的紀錄片。展覽共有十九萬八千多人參觀，不少觀眾留下悼念感言，表達他們對先生的敬仰和感

恩。謹節錄展覽最後一個月的部份留言，以說明「獨木橋」前之眾生，如何回應吳冠中先生德藝雙馨的人生和貢獻（插圖 27）。¹⁷

2010.9.18

- 您所帶出的意義，人生的意義，我這中學生收到了，望您在下生的生活，不再如此辛苦，不再需要經歷多災多難。
- 原不敢把心中之敬意寫在這潔白無瑕的紙上，因心中之情難用文字以言語，我這 16 歲黃毛小丫頭欣賞如此佳作，怕會難以明白，但其實不然，總之，感謝就是。
- 在吳先生的畫背後，能令人感受的，除了他的畫功外，更多的是他那高尚情操。這對年輕的一代啓發很多、很深！感謝！
- 看後令人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激動！謝謝您的慷慨，對香港的厚愛。
- An impressive tour. Thanks for your life sharing. [一次難忘的旅程。感謝您跟我們分享你的人生歷程。]
- 謝謝吳先生的捐贈，你的藝術真的太美了，獨特創新，色彩調和柔美，構圖新穎，使人讚嘆、感動，你的性格美，也使人感動敬仰，是中國之光，中國人的模範，名留千古。
- 多謝您，你的作品為後世人帶來的啓發。

2010.9.19

- 你敢於表達心中一切想法，在現實中，你的確已盡所有能力。但願你好好安息，好好走！（加拿大）
- 您是近世中之清流，人間的天使！
- Art is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nk you for your voice. (California) [藝術是國際語言，謝謝你的聲音。（美國加州）]
- Your work is inspirational to us all. (UK) [你的作品激動人心，啟發靈感。（英國）]
- It is hard to translate life in pictures but you have succeeded in doing so beautifully. [以畫筆演繹生命是件難事。但你做到了，而且如斯美麗。]

2010.9.20

- Wu Guangzhong...a philosopher as well as an excellent master of his craft. A truly great artist of our time! I am so privileged to have been in Hong Kong to view this exhibition. (Australia) [吳冠中是當今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他的藝術造詣精深，同時也是一位哲學家。我非常慶幸能在香港欣賞這個展覽！（澳洲）]
- A great man who loved nature and all around him. (New Zealand) [一位熱愛大自然和身邊事物的偉人（紐西蘭）]

2010.9.22

- 畫能將人靈魂深處無法口述的東西表達出來！吳老先生，喜歡您的畫！
- You are such a great master and you have great drawings. To have such talented artist like you is

an honour of the country. May you rest in peace. And God bless. (你的作品優秀，真是一位偉大的藝術大師。像你這樣天才橫溢的藝術家是國家之光。願你安息，主佑。)

2010.10.1

- 吳伯伯我很欣賞你的畫。

2010.10.3

- Thank you for sharing your love of China and its people so beautifully. (Canada) [感謝你以絕美的方式分享你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愛(加拿大)]

2010.10.5

- Hope to see the exhibition tour around the world for many Chinese. (Edinburgh, UK) [希望這個展覽能巡迴國際，好讓海外華人也一睹畫展的風采。(英國愛丁堡)]

2010.10.6

- A painter with deep thinking and a philosopher. (India) [一位思想深邃的畫家，一位哲學家。(印度)]
- 打破了原本國畫的框框，更能發揮其留白的可取性，很令人感動。相信會有更多更多的人能欣賞。
- 第三次來看您的畫，很喜歡，又看你的文字。非常佩服你的毅力與藝術的熱愛及堅持。希望藝術館能將你的畫作定為常設展品。
- 我十分欣賞你的畫和愛香港的心！安息吧！

2010.10.8

- 最高水準的藝術，已不僅僅是色彩與線條，更多地是精神、氣質與風骨。
- 多謝你把繪畫藝術形象化，給一般觀眾如我者，能投入箇中真意。你的畫文帶給我意深言簡的境界。你的藝術影響是永恆綿遠流長的，起碼我是欣賞接棒人，我會為你的藝術延展下去。願你在天堂繼續藝術之路。謝謝！

2010.10.9

- 很遺憾我這麼遲出生，欣賞不了你更多更早期作品。很慶幸，你視香港為家鄉，而我仍能欣賞你的作品。祝一路走好。
- 很有意思的展覽，吳老師的畫及人皆令人懷念、回憶、思考。
- We tend to think art is just beauty but when associated with words, we can see reality. Wu Guanzhong uses his words with passion which shows how much he loves his works. [很多人以為藝術只是「美」。但當藝術和文字結合，更會揭示真相。吳冠中用熱情的文字表達他有多愛自己的作品。]
- 看見老師的調色板，我哭了很久，彷彿見到老師在作畫，我在哪裡？

- 多謝您送給香港人的寶藏，亦給中國人彰顯了中國人的風骨。願經濟開放下的新一代學習！

2010.10.10

- 只想向吳老師致敬，藝術家一生的心血確實帶給我許多喜悅！
- 每每看見您的畫，都感嘆是怎樣偉大的人格和怎樣美麗柔軟的心造就了這紙上的詩意。於最後一日來參觀這樣的展覽，悼念這樣的人的逝去，除了憂傷，什麼也沒有。
- 沒有你的堅持，沒有今天的分享。謝謝您。
- 看罷大師的畫，非常感動，亦多謝他對香港的厚愛。多謝香港藝術館的人員將大師的畫帶來香港，亦是他們的努力和展示的成功，讓大師一再感到受到「知音」，一再慷慨的捐贈畫作與香港，將大師的作品讓不同國籍的人觀賞。今天看到館內參觀人士華洋並雜，感到大師捐贈與藝術館的決定是非常對的。
- Since first seeing a painting of Master Wu Guanzhong in the 1970s, I have been thrilled and captivated. Humbled and awed by his artistry and masterful technique in capturing life and scenery in simplicity, all on a single canvas. This has opened up my full admiration for Chinese art, especially painting. [七十年代，第一次見到吳冠中先生的作品，就被深深震懾和吸引著。吳冠中以藝術氣質和精湛的技巧，把人生和景致以簡約風格融入一方畫框之內，令人敬畏，自感謙卑。他的作品為我開展了中國藝術、特別是國畫賞析之門。]
- 獨立風骨，獨自走上獨木橋，偶回首，竟然是十全十美的結束。今天是 10.10.2010，吳老可含笑矣！

全部作品均屬香港藝術館館藏，蒙館方批准使用。

本文撰於 2010 年 12 月。作者為香港藝術館館長。

¹ 編者按：「獨立風骨——吳冠中捐贈展」，2010 年 3 月 26 日至 7 月 4 日，香港藝術館。後延至同年 10 月 10 日結束。下稱「獨立風骨」。

² 編者按：「叛逆的師承——吳冠中（1919 - ）」，1995 年 10 月 27 日至 1996 年 1 月 14 日，香港藝術館。香港市政局主辦，此為「虛白齋國際研討會及二十世紀中國繪畫展覽」專題展覽之一。

³ 編者按：「無涯惟智——吳冠中」，2002 年 3 月 15 日至 5 月 12 日，香港藝術館。

⁴ 吳冠中：《我負丹青——吳冠中自傳》（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頁 19-20。

⁵ 訪問攝錄見於 2002 年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與香港電台電視部聯合製作的《情迷博物館：尋找心靈淨土》電視特輯。

⁶ 編者按：「虛白齋國際研討會」，香港市政局主辦，1995 年 10 月。研討會題目為「二十世紀中國繪畫面面觀」。

⁷ 吳冠中〈藝術家所起教化作用〉講稿，未刊行。

⁸ 司徒元傑〈緣——從認識到認知吳冠中〉，載香港藝術館編：《獨立風骨——吳冠中捐贈展》（香港：香港藝術館，2010），頁 17。

⁹ 同註 7。

¹⁰ 同註 8，頁 18。

¹¹ 吳冠中捐贈香港藝術館的作品大部份附有先生的畫語。見香港藝術館編：《獨立風骨——吳冠中捐贈展》（香港：香港藝術館，2010）之「圖版及說明」，頁 26-137。

¹² 吳冠中：《朱墨春山》（南寧：廣西美術出版社，2003），頁 93。

¹³ 翟墨編：《吳冠中畫論》（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頁 25。

¹⁴ 同註 4，頁 200。

¹⁵ 其他捐贈作品見載於「獨立風骨」展覽圖錄，同註 11。

¹⁶ 吳冠中：《文心畫眼》（北京：團結出版社，2008），頁 39。

¹⁷ 編者按：部份留言經編者校正。

Copyright © 2010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 版權所有